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（全译本）

基督山伯爵（上）

[法]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基督山伯爵 (上)

[法]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督山伯爵. 上 / (法) 大仲马著; 李玉民, 陈筱卿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605-7364-9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②李…③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1245 号

书 名 基督山伯爵 (上)

责任编辑 王超逸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 29 字数 413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364-9 / I · 171

定 价 44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，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，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，那么回答《基督山恩仇记》或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人，恐怕不在少数。不管怎么说，《基督山伯爵》自 1844 年在《辩论日报》上连载，就引起极大的轰动，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，不知译成多少种文字，不知发行了多少亿册书，又有多少人捧读过，大概很难统计了。

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，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。但是译者在 大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期间，曾参加过一次别开生面、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调查问卷。

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。不过，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，而是建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。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行宫；也正是在那个地区，大仲马写出了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大仲马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，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，一心想当堡主，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。1847 年有一天，大仲马发现一块风水宝地，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，俯临塞纳河，他便买下一片坡地，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，说道：

“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，配一座哥特式小楼，建在小湖中央。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，带几条小瀑布。”

“这我可办不到，仲马先生！这是一座黏土山丘，您造起楼来，要滑进塞纳河的。”

“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，建造两层地下室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造价会高达二十万法郎！”

而大仲马的回答，足以刻画出他那豪爽的性格：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整个计划如期实现。1847年7月25日，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基督山城堡，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多名，盛况空前。更加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。每天食客如云，高朋满座；其中许多人，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，可见他的气派，比起基督山伯爵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创作，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，自己却独自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，将如潮的文思、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。

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，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。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，如窗帘的大挂钩上，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。客人见挂钩上荷马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拜伦、雨果等人的侧身像，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堡主本人的，大仲马则回答：“我嘛，住在里面！”

但时过不久，大仲马就不满足于“住在里面”了，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，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，还配上一条座右铭：“我爱爱我的人。”

其实，这条座右铭，大仲马只讲了半句，而他在《基督山伯爵》一书中，才表达了完整的意思，那就是：“我爱爱我的人，我恨恨我的人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我的最初译本就取名为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也是有所指的：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，报恩报得彻底，报仇报得痛快。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，而《基督山恩仇记》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，历时一个半世纪，几经易手，也显出了沧桑老态，作为文物亟待修缮。果然有因喜爱大仲马的作品而愿意出资的人，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，可以说他爱屋及乌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，改成博物馆，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。

无独有偶，英国一位富婆，是大仲马小说迷，她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大仲马文友会，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，举行一次问卷调查。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，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，哪怕

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，也要当作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，严肃地印在问卷上。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的时候，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。

那场景有趣极了：人们看了问卷，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，以各自的情趣和想象力，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（这里仅举出有关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一小部分问题）：

“埃德蒙·唐代斯得到的财宝，您估价有多少？他使用了多少？还剩下多少？”

“您认为剩下的财宝，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，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？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？”

“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？是否被后人发现？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？”

“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，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？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？”

如此等等，问题总有二三十个，印了满满两大页。同样滑稽的是，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，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，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。譬如我的朋友，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，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：

“据可靠消息，大仲马掌握了这批财宝，为了埋藏起来，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。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，同法里亚神父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，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。大仲马死后，藏书拍卖，如今下落不明。”

中国读者看完了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，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，只要发挥想象力就行了。

这个译本邀请陈筱卿教授参加，他译了第三十七章至第六十章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
李玉民

主要人物表

唐代斯 小说的男主人公，法老号货船的大副、代理船长，仪表堂堂，疾恶如仇，刚毅果敢，恩怨分明，富于正义感。青年时遭人陷害，被投入监狱关了十四年之久。后设法逃出监狱，找到在狱中时法里亚神父告诉他的藏在一座小岛上的珍宝，化名基督山伯爵，报答恩人，惩罚仇人，最后远游他方。

梅色苔丝 唐代斯的未婚妻，美丽纯真，柔弱和善。唐代斯在婚礼上被捕入狱后，梅色苔丝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唐代斯的消息，嫁给了她的表哥菲尔南，婚后生下一子。后得知所有事情的真相，菲尔南自杀后，她与儿子一道离开巴黎，到马赛隐居。

菲尔南 梅色苔丝的表哥，原为渔夫，阴险恶毒。他一厢情愿地爱着梅色苔丝，为能与梅色苔丝成婚，竟串通同乡丹格拉尔陷害唐代斯，使唐代斯蒙冤入狱。后投军从戎，以卑鄙手段钻营发迹，加官晋爵。在基督山伯爵的惩罚下，举枪自杀。

丹格拉尔 法老号货船上的会计，阴险狠毒，诡计多端。为谋取船长的职位，他伙同菲尔南陷害唐代斯。后投机发迹成为巴黎第一流的银行家，受封为男爵。在基督山伯爵的惩罚下，声名扫地，财产耗尽。

维尔福 马赛的代理检察官，老奸巨猾，卑鄙无耻。在审理唐代斯一案中，他发现唐代斯转交给他父亲的信是拿破仑的亲笔信，这封信会危及他的前途，于是阴谋将唐代斯送进伊夫狱堡。后来升为总检察官。在基督山伯爵的惩罚下，家破人亡，本人也发了疯。

法里亚神父 意大利学者，博学多闻，仁慈善良。被误认为疯子关在伊夫狱堡。在狱中与唐代斯成为好朋友，帮助唐代斯揭开了他遭陷害的内幕，还把自己藏宝的秘密告诉了唐代斯。

莫雷尔 法老号货船船主，忠厚、正直、热情。他对唐代斯非常赏识，在唐代斯落难时为他四处奔走相救，还照顾过唐代斯的老父亲。后来破产，得到唐代斯的帮助，还清了债务。

海蒂 希腊王阿里-台佩莱纳的女儿，貌美纯真，端庄华贵。父亲因菲尔南的叛变被杀，她在父亲死后被菲尔南卖给土耳其王做奴隶。基督山伯爵设法为她赎身，并帮助她报了杀父之仇。

阿尔贝 菲尔南与梅色苔丝的儿子，英俊风流，耿直单纯，深明大义。他了解到基督山伯爵是父亲的敌人，决定与基督山伯爵决斗，经母亲解释，他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，于是放弃决斗，与基督山伯爵握手言和。

马克西米连 莫雷尔船主的儿子，相貌堂堂，为人正直。青年时从军，官至上尉。父亲经商破产，他退役回家继承家业，与基督山伯爵成为一对好友。后与维尔福的女儿瓦朗蒂娜相爱，两人成为一对生死相依的恋人。

瓦朗蒂娜 维尔福的女儿，马克西米连的恋人，容貌美丽，性情忧郁，沉默寡言。她受贪财的继母的迫害，饮下继母下了毒的饮料，幸得基督山伯爵相救，才逃脱死神的魔爪，与马克西米连重逢。

欧仁妮 丹格拉尔的女儿，姣美可爱，多才多艺，但高傲泼辣，我行我素，厌恶男人和上流社会的生活。在经历了一场由其父亲安排的戏剧性婚姻的变故后，与父亲决裂，女扮男装，与女友私奔到布鲁塞尔生活。

卡德鲁斯 唐代斯的邻居，原为裁缝，口是心非，酗酒成性，贪财成癖。他是菲尔南和丹格拉尔密谋陷害唐代斯的现场目击者，但他为保全自己的性命，隐瞒了这一真相。后沦为盗贼，一再谋财害命，最终被逃犯杀死，落得个可悲的下场。

目 录

主要人物表 / 1

- 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 / 1
- 第二章 父与子 / 10
- 第三章 卡塔朗村人 / 18
- 第四章 密谋 / 29
- 第五章 订婚宴 / 36
-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/ 48
- 第七章 审讯 / 58
- 第八章 伊夫狱堡 / 69
- 第九章 婚宴之夜 / 79
-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/ 85
-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怪 / 93
- 第十二章 老子与儿子 / 101
- 第十三章 百日 / 108
- 第十四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/ 116
-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/ 127
-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/ 142
- 第十七章 神父的牢房 / 151
- 第十八章 财宝 / 169

-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/ 181
- 第二十章 伊夫狱堡墓地 / 190
- 第二十一章 蒂布兰岛 / 195
- 第二十二章 走私者 / 206
-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岛 / 213
- 第二十四章 光彩夺目 / 221
-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/ 230
- 第二十六章 加尔桥客栈 / 236
- 第二十七章 叙述 / 248
-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/ 262
-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/ 269
-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/ 282
-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——水手辛伯达 / 297
- 第三十二章 梦幻醒来 / 320
-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/ 326
- 第三十四章 显露身形 / 356
- 第三十五章 槌击死刑 / 377
-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/ 390
- 第三十七章 圣·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/ 408
- 第三十八章 约会 / 426
- 第三十九章 宾客 / 433

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

1815年2月24日，从士麦那起航，取道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“法老号”，驶近马赛港，加乐德圣母院上的瞭望员发出信号。

一名领港照例马上驾艇离开码头，绕过伊夫狱堡，要在莫尔吉永岬和里永岛之间登上大船。

圣若望堡的平台上也照例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须知航船驶抵马赛，在这里始终是一件大事，尤其像“法老号”这样一艘本地货船。“法老号”是在弗塞老船坞建造并装配的，船主也是本城人。

“法老号”安然通过卡拉萨雷涅和雅罗两岛之间因火山运动而形成的海峡，绕过波梅格岛，缓缓驶向港口。船上只张着两层的三块方帆、大三角帆和后桅帆，行进得十分缓慢，显得哀愁漠然。观望的人都本能地感到情况不妙，纷纷猜测船上究竟出了什么事。然而，航海的行家们却认为即使有变故，也不可能是航船本身，因为它行驶完全正常：艏斜桅的支索放开，已经准备下锚了。领港正指引“法老号”驶进马赛港逼仄的入口。有一个青年站在领港身边，他动作利落，目光敏锐，正监视航船的每一个操作，并复述领港的每一道命令。

人群中的这种隐隐不安的情绪，特别触动了一位看客。他等不及航船入港，就离开圣若望堡的平台，跳上一只小船，吩咐划过去，并在雷泽夫湾迎上“法老号”。

船上那个青年海员看见来人，便离开领港，摘下帽子走到船边，俯在舷墙上。

那青年二十来岁，细高挑的个头，长一对漂亮的黑眼睛、一头乌黑的美发。他的神态显得沉毅而果敢，这是自幼就同艰险搏斗的人所

具有的特质。

“哦！是您呀，唐代斯！”小船上的人喊，“出什么事啦？为什么船上一片悲伤的气氛？”

“出大事啦，莫雷尔先生！”青年人答道，“让我特别悲痛的丧事：船行驶到奇维塔韦基亚一带海域，我们失去了好船长勒克莱尔。”

“货物怎么样？”船主急忙问道。

“货物平安抵港，莫雷尔先生，我想这方面会让您满意的。但是那位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……”

“他出什么事啦？”船主显然松了一口气，又问道，“那位诚实的船长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掉进海里啦？”

“不是，先生，是得脑膜炎死的，临终时痛苦极了。”

说着，他转向船员，喊道：

“注意！各就各位，准备下锚！”

十来个水手执行命令，同时行动，有的奔向下后角索，有的奔向转桁索和吊索，还有的奔向后桅帆支索和绞帆索。

这青年船员漫不经心地环视一下，看到他的命令得到执行，水手们全体行动起来，于是他又朝船主转过身去。

“这样不幸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”船主重又拾起话头，问青年海员。

“天哪，先生，完全出乎意料。船到那不勒斯，勒克莱尔船长同港务长谈了很长时间。开船之后，他就折腾起来，过了二十四小时又开始发烧，病了三天就咽气了……”

“我们按照惯例将他海葬，把他仔细地裹在吊床里，头脚各坠了一个三十六磅的铅球，葬在吉廖岛附近的海里，他可以长眠了。我们把他的十字勋章和佩剑带回来，准备交给他的妻子。”这青年凄然一笑，又说道，“他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，到头来还跟一般人一样死在床上，真不值得。”

“唉！有什么办法呢，埃德蒙，”船主又说道，他越来越显得宽慰

了，“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旧的必须让位给新的，否则就不可能升迁了。既然您告诉我船上的货物……”

“货物完好无损，莫雷尔先生，这我可以打保票……我看这船货少说也能赚两万五千法郎啊。”

这时，船驶过圆塔，青年海员又喊道：

“收上帆、后桅帆和三角帆，收帆！”

如同在战舰上一样，水手们立刻执行他的命令。

“全部收帆！”

这最后一声令下，桅帆全部落下，船只凭着惯性向前移动，几乎觉察不到。

“现在，您愿意就上船吧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代斯看出船主急不可耐的样子，便说道，“喏，您的会计丹格拉尔先生从舱室出来了，您想了解什么情况，他全能告诉您。我还得去招呼下锚，让船降半旗致哀。”

船主不待重复，立即抓住唐代斯抛来的绳子，登着铆在隆起的船侧的梯级上船，那敏捷的动作不亚于好水手。这时，唐代斯回到大副的岗位，让他所说的那个丹格拉尔跟船主谈话。

只见丹格拉尔出了舱室，朝船主走来。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，天生一副媚上欺下的哭丧相。这账房先生的职务本来就惹人讨厌，水手们都看不上他那副德行，因此憎恶他的程度，可与喜爱唐代斯的程度相比拟。

“哦，莫雷尔先生，”丹格拉尔说道，“您知道不幸的事儿了吧？”

“嗯，知道了，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！他可是个忠厚正派的人！”

“尤其是个出色的海员，他为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经营买卖，在大海和蓝天之间过了大半辈子。”丹格拉尔答道。

“不过，”船主说着，眼睛盯着正指挥下锚的唐代斯，“不过依我看，丹格拉尔，不见得像您说的，非得老海员才懂行。您瞧我们的朋友埃德蒙，他不用别人指点，似乎就干得蛮好。”

“是啊，”丹格拉尔斜了埃德蒙一眼，眸子里闪现仇恨的凶光，“是啊，他很年轻，而且不信邪。老船长刚咽气，他不跟任何人商量，就擅自发号施令，不直接返回马赛，却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。”

“他主动承担起全船指挥之责，”船主说道，“这是他作为大副的职责。至于说在厄尔巴岛耽误一天半，那就不对了，除非船需要修理。”

“这艘船跟我的身体，也跟我所希望的您这身体一样，没有一点毛病。那一天半的工夫白耽误，纯粹是胡闹，不过是想上岸去玩玩。”

“唐代斯，”船主转身喊那青年人，“过来一下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唐代斯回答，“稍等片刻。”

随即他又冲船员们喊：

“下锚！”

船锚立刻抛下去，铁索滑动，发出格格的声响。尽管有领港，唐代斯还是坚守岗位，直到完成这最后的操作，随即又喊道：

“降半旗，主旗降到半桅，横桁交叉起来！”

“瞧见了吧，”丹格拉尔说，“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。”

“实际上他已经是了。”船主说道。

“不错，只差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委任了，莫雷尔先生。”

“真的！这个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他呢？”船主说道，“不错，他很年轻，但我看他十分内行，完全能够胜任。”

丹格拉尔的额头掠过一片阴云。

“对不起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代斯走过来说，“船已经停靠好了，现在我来听您的吩咐。刚才好像您叫我啦？”

丹格拉尔后退一步。

“我是想问问为什么在厄尔巴岛停留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奉船长的最后命令。勒克莱尔船长临终时要我把一包东西转交给贝特朗大元帅。”

“您见到他了吗，埃德蒙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大元帅。”

“见到了。”

莫雷尔环视周围，把唐代斯拉到一边。

“皇上怎么样？”他急忙问道。

“看样子很好。”

“您也见到皇上啦?”

“我正在元帅的房间里，看见皇上进来了。”

“您跟他讲话了吗?”

“是他先问我的话，先生。”唐代斯微笑着说。

“他对您讲了些什么?”

“问我这条船的情况，什么时间驶往马赛，走的什么路线，装的什么货物。我相信如果是一条空船，而我又是船主的话，他有意要买过去。不过我告诉他，我只是大副，船是莫雷尔父子公司的。‘噢！噢！’他说，‘我知道那家公司。莫雷尔家族世代经营船运公司。当年我在瓦朗斯驻军服役那时候，和一个莫雷尔家的人同在一个团队。’”

“不错，有那回事儿！”船主异常兴奋，不禁提高嗓门，“那是我叔叔波利卡尔·莫雷尔，后来他升为上尉。唐代斯，您要告诉我叔父，就说皇上还记着他呢，那老兵准会激动得掉泪。好了，好了，”船主亲热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，继续说道，“您做得对，唐代斯，是应当遵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，在厄尔巴岛停留，不过要当心，您把一包东西转交给元帅，并和皇上谈过话，这事若让人知道，您就要受到牵连。”

“我怎么能受到牵连呢，先生？”唐代斯说，“连送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，而皇上问我的全是一般事儿，见到谁都会那么问的。哦，对不起，”唐代斯又说，“检疫站和海关人员来了，我要告便，可以吗？”

“请吧，请吧，亲爱的唐代斯。”

这个年轻人前脚刚走，丹格拉尔就又凑上前来，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^①靠岸，看来向您讲了正当理由了吧？”

“理由很充分，亲爱的丹格拉尔先生。”

“唔！但愿如此，”丹格拉尔说道，“真的，看到一个同事未能尽职，心里总是非常难受。”

“唐代斯是尽了职责的，无可指责。”船主回答，“这次耽搁，是遵照勒克莱尔船长吩咐的。”

^① 厄尔巴岛上的港口。

“提起勒克莱尔船长，他有没有把他的一封信交给您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唐代斯。”

“给我，没有哇！怎么，有一封信吗？”

“我原以为除了那包东西，勒克莱尔船长还交给他一封信。”

“您说哪包东西啊，丹格拉尔？”

“就是唐代斯送到费拉约港的那包东西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有一包东西撂到费拉约港呢？”

丹格拉尔的脸刷地红了：

“当时，我从船长室门口经过，门正巧开着，我看见他把包裹和信交给了唐代斯。”

“他没有对我讲过。”船主说，“不过，若有信，他会交给我的。”

丹格拉尔略一沉思，又说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莫雷尔先生，请您千万不要对唐代斯提起这事儿，恐怕是我弄错了。”

这时，那年轻人又转回来，丹格拉尔便走开了。

“喂，亲爱的唐代斯，现在没事儿了吧？”船主问道。

“没事儿了，先生。”

“事情办得很快呀。”

“对，我把货单交给了海关人员，至于抵港手续，我已经派人带着证件，随同领港去办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船上都安排妥当啦？”

唐代斯扫视周围一眼，答道：

“没事儿了，全安排好了。”

“那么，您能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请原谅，莫雷尔先生，务必请您原谅，我应当先回去看我父亲。您的盛情，我心领了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，唐代斯，这是应该的。我知道您是个孝子。”

“嗯……”唐代斯有点迟疑地问道，“他身体好吗，就您所知，我父亲还好吧？”

“我想还不错，亲爱的唐代斯。不过，近来我没有见到他。”

“是啊，他总爱待在小房间里。”

“这起码表明，在您离家这段时间，他生活上不缺什么。”

唐代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我父亲自尊心很强，先生，即使家里断炊，我怕他除了上帝之外，不会向任何人乞求什么东西。”

“好吧，您先回去看父亲，然后再去我们那儿。”

“还得请您原谅，莫雷尔先生，还有一个我同样惦念的地方，看过父亲之后非去不可。”

“哦！真的，唐代斯，瞧我这记性：卡塔朗村有个人，跟令尊一样焦急地等待您，就是那个美丽的梅色苔丝。”

唐代斯笑了笑。

“哈哈！”船主又说，“这事儿我就不感到奇怪了：她已经来过三次，向我打听‘法老号’的消息。好家伙，埃德蒙，您的艳福不浅，有个漂亮的情人！”

“不是什么情人，先生，”青年海员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她是我的未婚妻。”

“这有时就是一码事。”船主笑道。

“对我们可不是，先生。”唐代斯回答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亲爱的埃德蒙，”船主接着说，“我就不留您了，我的事情您办得相当好，也得给您充分的时间料理自己的事情。您还缺钱用吗？”

“不缺，先生，我有这次航行的全部收入，将近三个月的薪水。”

“您真是规矩的小伙子，埃德蒙。”

“不要忘了，我还得供养我那穷苦的父亲呢，莫雷尔先生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我知道您是个孝子。快去看您父亲吧。我也有个儿子，假如他航海三个月回来，被人缠住不能来看我，我准会恨那个不知趣的家伙。”

“那么，我可以走了吧？”年轻人躬身说道。

“走吧，如果再没有什么事跟我谈的话。”